

论阿拉伯译者在汉阿翻译过程中避免不了的
“不可译性”

حول "ثغرات الترجمة" الملازمة لعملية الترجمة بين الصينية والعربية
على يد المترجمين العرب

穆赫辛·法尔加尼

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

أ.د/ محسن سيد فرجاني

مدرس بقسم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كلية الالسن - جامعة عين شمس

On the unavoidable untranslatability exercised by arabic translators in arabic-chinese traslation process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n chinese-arabic trnslation unavoidably contains "points of untranslatability" excercised by arabic translators, in terms of intercultural differences included within the texts, which mainly belong to the "Literary texts". In this paper I aproched this topic from two perspectives; the first one is the linguistc approach, by this I meant the most obvious notion of "Lingustic" material, contained in morphology, syntax, vocabulary and symantics; the second element in analysis pointed sharply to the notion of "Intercultural content" which is supposed to shape the second essential part of educational texts, laid to the hands of the arabic scholars, known as "Elementary chinese texts". In this paper I touched upon the topic using the general tone of analytical approach, as it`s known in the sphere of academic writings as "Descriptve method", with this I tackled the main problem of this paper, and finally managed to reach pragmatic conclusions, that may contribute in depicting the outlines of "Standard educational (lingustic/Intercultural) content" intended to be used for teaching arab scholars in translation chinese into arabic.

حول 'ثغرات الترجمة' الملازمة لعملية الترجمة بين الصينية والعربية على يد المترجمين العرب

المخلص:

البحث يعالج مشكلة "ثغرات الترجمة" من منظور قريب الصلة بالعلوم البيئية، فهو يستعرض مشكلات الدرس اللغوي على النحو الذي تتناوله النصوص الدراسية للمترجمين العرب في عملية الترجمة من الصينية إلى العربية، مستعرضًا الخصائص التي تشكل 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معالجة متفردة في المحتويات العلمية الخاصة بالترجمة بين العربية والصينية، وفي الوقت نفسه يعرض البحث للجوانب الثقافية/ اللغوية الضرورية لفهم العناصر التي تمثل تحديًا في عملية الترجمة بين اللغتين، وربما أدت إلى "ثغرات ترجمة" ذات خصائص لغوية وثقافية، تتميز بها الصينية؛ مما يبرز ضرورة أن تتضمن النصوص التعليمية للدارسين العرب محتويات ذات صلة بالثقافة الصينية، ولعل الورقة البحثية تمثل مدخلًا نظريًا لإجراء عملي مناسب لإعداد المحتوى العلمي الضروري لإعداد مترجمين عرب يملكون المدخل اللغوي الأساسي لفهم ونقل النصوص الصينية العربية بالتركيز على النصوص الأدبية-مع رصيد معرفي متعلق بالثقافة الصينية، في مستوياتها المختلفة، وبالدرجة التي تمكن من ملافاة الوقوع في "ثغرات الترجمة".

论阿拉伯译者在汉阿翻译过程中避免不了的“不可译性”

关键词：语言学；翻译过程；汉语对外教学；不可译性；社会文化

一、现代汉语教学与文化教材的需求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加,汉语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以汉语为主的外语教学课堂在全球遍地开花。最近几年来,我们阿拉伯地区的好几个国家建立了不少汉语教学语体系,而阿拉伯人学习汉语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想多学习一门语言今后做翻译;有的是想去中国留学;有的学员正在与中国公司做生意。但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汉语教材不包括有关中国社会的文化,没有全面地介绍一些与汉语交际密切相关的文化知识。而为了培训新一代的译者,特别是从事翻译文学作品的译员,首先要把“文化”一词的概念弄清楚。自古以来,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不同的看法,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文化是生活方式。人类学家 Edward Tylor 则认为所谓文化和文明就是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而语言本身是一种文化,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它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蕴藏着该民族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语言与文化相互交织,难以分割,每一个国家的语言都能够反映出其特定的民族文化个性,而每一个民族也具有其独特的语言与文化相互交织的同一性。由于习俗,宗教,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各个民族语言承载着各自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文化的差异往往给作为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带来很大的难度。“有时在翻译实践中很难在目的语中找到与源语相对应的等值词,这种文化差异造成的词汇空缺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造成翻译的不可译性。”¹

但是,具体来讲,何谓“翻译的不可译性”?

翻译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两种文化的接触与碰撞,是一种跨文化的深层交流。所谓“可译性和不可译性”问题,从文化翻译角度来看应

该是相对的,其实质涵盖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其内涵包括不同的语言文化语境,其过程表现为归化与异化的辩证统一,其结果展现为翻译标准的与时俱进。它既是一个翻译理论问题,同时也表现为一个翻译实践问题;既是一个语言层面的问题,同时又涉及文化范畴的问题。

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与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阿语言丰富多样,中阿方文化也是博大精深,在很多反面都存在着差异。因此,作文化载体的汉阿两种语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差异,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这就为阿汉和汉阿语言的翻译造成了诸多障碍,从而引发了文化的相对不可译性。

二、对外汉语教学课程存在的缺陷

我们阿拉伯学者,要学好汉语,不能光凭教材里的课程内容局限于语言上的问题,不该偏重学习它的语音、词汇、语法和书写,更应该重视与中文密切相关的汉文化。笔者相信,要做好译员,就必须了解到汉语交际中的文化现象。而汉语交际中存在着种种障碍,象忌讳与委婉、中国人的隐私、尊老与忌老、汉语中的“中庸”思想、及中国民俗,饮食,和地名文化。另外呢,汉族有着丰富的,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民俗,它在漫长的过程中具有了很强的生命力。民俗在人们日常交际和生活中是多么重要,它虽然不具有法律的性质,但是却往往具有类似于法律的作用。因此,作为阿拉伯学者(更不用说从事汉译阿的译员。)都应该了解汉族人最起码的风俗、习惯,以便增加交际成功的可能性。既然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这里就把翻译上的不可译性,可以从汉语结构和文化特点,两方面进行分析。

1.从汉语结构层面上,汉语的区分性特征,语言学界已有共识:调位的、单音节 *أحادي المقطع*、表意的(*اللوغراممي*) *الكتابي التصويري*。它们涉及音、形、义;兼顾了声音语言和文字语言;涵盖了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从这三个概念入手,也可以进入汉语的结构问题。就翻译理论和结构的转换而言,有些可能的含混需要澄清。

首先，三个概念的提出，完全是以欧洲语言为参照，分别对应于音位、多音节和拼音。这条思路不仅包含了原型/变体或中心/边缘等级二元先入之见，而且在实际操作时也有诸多不便。譬如，单音节词（语素）虽是汉语的最小表意单位，但现代汉语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双音节和三音节词，而西语，或其他语种中也不是没有单音节词。重叠之处，并不等于语言结构的相似，因为结构问题与每一个词内的音节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不重叠之处，又何以能说明结构的差异呢？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要尽量避免使用暗含了原型/变体等级二元式概念。只有同时平等地适用于不同语言系统的范畴，才能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关键。组合和聚合才是中西共用的“元语言”概念。

其次，音位是区分意义的最小单位，调位不是。为什么？因为汉语普通话四声中的每一声往往都包括了几个尚未区分开来的单音节词（语素）。调位和音位都属于聚合段，但是调位的独特作用不在于区分意义。全为一个“形成力”，调位不仅决定了汉语平仄和韵律，而且使几乎每一个汉字（语素）都成为一个同音异义词。各种歇后语，还有相声艺术，均可从同音异义词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这在闪米特语系的，或印欧语言中是罕见的现象。不可译性，在此处几乎是绝对的。唐诗的格律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如何能转译成阿语呢？

最后，“表意”是指方块字不直接表示语音，仅用来记录一个词从而使它代表独立的意义。这与方块字的外形特征无关。有的学者接过“语言学转向”的口号，侈谈方块字外形如何高明，将其与某种抽象艺术的关系当成语言学的结构来发挥，犯了常识性错误。汉文字作为一个整体，不是全部方块字的整体，而是由方块字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整体。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与方块字的字形本身无关。

2.从文化特点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要学好一门语言，不仅要学习它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而且要学习与该语言密切相关的一些文化。汉语中的“语言”和“文化”是经常相连的，以至于语言学家现在越来越觉得在汉语学习中应该加入文化学习，有的学者甚

至提出“学习一种语言的过程，也就是掌握一种文化的过程。”。另外，语言本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系统，一种语言总是和特定的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同这种文化互相交融、相互渗透，到达难分难解的地步，因此学习一种语言就意味着学习一种文化，只有二者同时学习，最后才能真正掌握这种语言。”² 汉语具有其独特的词语，所谓词语，是指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词语，或与某种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词语。这些词语有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从字面上很难理解或准确地理解它们的意思，就是说，字面上的意思不是它们的真正的含义，理解它们，必须结合一定的文化背景。这些词语，**每种**语言中都存在，汉语也不例外，它们是汉语学习者的一大障碍。文化词语在汉语中所占的份量不会太小。对于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来说，首先必须弄清哪些词语是汉语中的文化词，特别是它们的含义，进而才能掌握它们。汉语中的文化词语大致可分为：历史、地理、政治制度、文艺、服饰、饮食、习俗、礼仪、建筑和宗教等分类。除此之外，汉文化中有许多独特的概念，如：观音、粽子、褙子、冰糖葫芦，烧饼、三八红旗手、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等，这些词汇在阿语中属于词汇空缺；而阿语中一些具有文化背景的词在汉语中也很可能找不到对等的词语。这几类的文化词语使用的频率不完全一样，使用的情况也不相同，它们有的词语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有的则出现在一些专门的文献中；有的则多用于文学作品中。那些词语所反映的观念都是中国特有的，外国人，包括阿拉伯学者在内，学习汉语的时候，一般都比较难理解。如果要解决问题那就要在学习汉语的时候，增加文化知识。特别是言语文化知识的学习，像“中国的民俗”“中国简史”“中国概况”等等通过此方面的学习可以弥补汉语学习过程中文化知识学习的缺陷。

三、现代汉语语中国文化的特色

众所周知，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人类通过语言才可以进行思维，而且，当语言实现作为思维的工具的时候，还不断地把思维的内容再现在词汇和语法组成的话语中，从而，我们阿拉伯学者应该更深入地研究汉语词汇和语法，加上有关**交际文化**的材料，才能懂得一些有关

中国思维类行,像“演绎思维”。中国人善于演绎思维方式,所以自古以来养成了“从实际出发”的独立思考的习惯。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复古”的思潮,这种思潮的兴起,从思维的角度看,也是中国人受到“演绎思维”的影响。孔子是圣人,圣人的思想是经典,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后人很难越过,因此后世加以宣扬和学习,算是正常的事。基于这个理由,我希望对外汉语教学方针政策考虑把中国古典哲学和思想纳入在专门为我们阿拉伯学员的教材内容。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经济力量的增强和交往需求的增长,大大提升了外国人对使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交际工具的愿望。中国政府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学者日益增长的对汉语学习的强烈愿望和需求,在七个阿拉伯国家开办好几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这些都成为阿拉伯各国汉语和中国文化爱好者学习汉语言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越来越受到当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基本上,孔子学院主要职能包括“开展当代中国研究”和孔子学院章程第十一条所规定的“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尽管目前在阿拉伯地区的孔子学院除了汉语教学,也开展一些文化活动,但是文化层次主要还局限于汉语教育,还远远不能体现中华核心价值文化,其职能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提升。(有趣的是,阿拉伯人长期以来,对中国哲学的状况缺乏详细的了解。他们虽然知道中国有一位大思想家叫孔夫子,列于世界十大名人之林,但是他们对孔子的思想和其他中国思想家的了解很少。)

经过新中国的建设和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成功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成功,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了解中国和借鉴中国经验的极大兴趣。要真正深入了解中国离不开对汉语的学习,在此意义上,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可能要考虑到阿拉伯地区对学中文的特殊的目的和向往,“目前值得关注的是汉语教材的阿拉伯语版本,都是通用性教材的阿拉伯语版,没有专门针对阿拉伯人设计出版的教材。”³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保持世界语言的多样性面临着严峻挑战,而为了形成良性互动的格局,为了更好地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繁

荣以及推动人类文明的总体进步,一定要保持世界文明和文化多样性。在这个方面,传播汉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现代汉语推广和扩展虽然面临着挑战,但从某种意义上,传播汉语的战略可能为世界的多极化形成良好的条件。

我上面之所以把重点放在现代汉语扩展以及有关对外汉语教学的问题,是因为传播的基础是语言。冲破文化之间的隔膜,首先要破除语言上的障碍。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翻译更是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各国、各民族间不可或缺的重要交际手段和交往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的文化成果和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借助于翻译向我们阿拉伯地区介绍。有鉴于此,笔者希望将来会培训更多的译者以便把中国文学作品尽可能完好无损地移注到阿语,使读者在读译文时也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悟、感动和美的享受。“翻译”一词,当然不局限于“文学翻译”,其实,“非文学翻译”有好几种,或不一样的说法。但是,大多数的工具书和百科全书几乎都把翻译看作是文学翻译。

在笔者看来,中国文学作品译成阿语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表现在近几年来,吸纳民间语言的文学作品。对于这样的文学作品,作家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他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即伪民间。当然,也有些作家的叙事语言并非来自传统文学的直接影响,而是源于其对民间语言的自觉吸纳。

但是,如此的作品,无论如何,充满着古雅之气,语言是上古言传来的。这样的叙事语言经常出现在张承志、张炜、韩少功、莫言、李锐、阎连科、贾平凹,等作家的笔下。最后,即使这样的叙述写法频繁出现在诸多属于“民间语言”的文学作品中,而且具有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作家语言实践的历史性意义,也不能否认他必定给我们阿拉伯人从事汉译阿的译者造成非常大的难度,而这个难度表现在翻译文学作品上的“不可译性”。

翻译是搞语言文字的转换工作，所谓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也完全是针对语言文字而言的。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共同特征形成了翻译中的可译性，而各区域民族因地理条件和文明程度等方面的文化的差异，形成了语言文字方面的不可理解性，也造成了翻译中的不可译性。中阿文化之间的差异难免会在阿汉和汉阿翻译中构筑起一道道的沟壑，引发两种语言的相对不可译性，文化的差异往往给作为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带来很大的难度。有时在翻译实践中很难在目的语中找到与源语相对应的等值词，这种文化差异造成的词汇空缺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造成翻译的不可译性。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文化，尤其是文学作品，没有不受它的民族独特文化传统的影响。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积淀反映在语言翻译中，就导致了文学翻译的实际困难。

四、“文学翻译”与“不可译性”两行裁得太密的

笔者在这里之所以提到了“文学翻译”是因为这种翻译活动跟“文化差异”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那么，何谓“文学翻译”？“文学翻译就是把用一种语言创作的包含一定社会生活映像的文学作品尽可能完好无损地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一种社会活动，使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也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悟、感动和美的享受。”⁴ 一部文学翻译作品不但是原作者精神活动的产物，也是译者精神活动的产物。文学翻译在各个国家都享有崇高的声望，大多数的工具书和百科全书几乎都把翻译看作是文学翻译。

在克服阻碍交流的语言差异的同时，翻译为交流打开了通道。多亏有了翻译，人类社会从相互阻隔走向相互交往，从这点上出发，笔者绝得不能把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一概而论地绝对化，人类确实是自从发明了文字以来，不同民族之间通过商贸、文化、技艺等相互交流促成了翻译的诞生，也就是说，人类的这些跨文化、跨民族以及跨疆域的活动促成了一种“人类心理”上的共同体。同时也不能否认，语言作为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对文化的客观反映。由于客观自然规律具有相对恒一性，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必然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由于各民族的历史背景、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和心理

状态等文化背景的差异,各民族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对事物的认识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相异性,从而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心理积淀。这种文化的差异和独特性是真正的,永远存在的。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文化,尤其是文学作品,无不受其民族独特文化传统的影响。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积淀反映在语言翻译中,而这种民族心理上的差异会在交流或翻译中带来一定的困难,不能使读者非常清楚地了解源语的文化传统,但却不会造成文化的冲突。如果在两种文化中人们对同一事物载体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就会形成语言或文化的褒贬冲突,造成语言文化的相对不可译性。

当今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教育世界性的拓展“地球村”效应等全球化发展影响教育、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文化技能及对文化的感悟是教育全球化的重点。对外汉语教学也受惠于这一机遇,目前的国际舞台需要的是多语的人才及其对不同文化的感悟。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对人产生新的要求,汉语教学要基于这些要求制度新的策略和规划。“世界各地的汉语教学机构依据各自的特殊情况积极制定自己的教学策略和教材内容,应该积极配合汉语学者在资讯方面的掌握和更新适应汉语学者多样化的语言文化背景需求。”⁵

五、结语

在培养从事汉阿翻译的埃及译者的过程中,不应只留在字词层面,还应将句法结构放在文化的背景下考察,否则将遗失文化内涵。因此,要提高将来翻译家的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以及文化语境的敏感性。另外,还要考虑在教学汉语的课程内容增加文化知识,特别是语言文化知识的学习,像“中国概况”“中国的民俗”“中国简史”等等,通过这些知识的学习,来弥补汉语学习过程中文化知识的缺陷。汉语中的“语言”和“文化”是经常相连的,这就证明,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学家现在相信在汉语学习中应该加入文化学习。

参考文献:

- [1] 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年。
- [2]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 [3] 张德鑫,《中外语言文化漫议》,华语教学出版社,1996年。
- [4] 朱增朴,《文化传播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
- [5] 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
- [6] 李正栓,《典籍英译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
- [7] 孙建成,《〈水浒专〉英译的语言与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 [8] 王明利、戚天骄,《法语联盟文化传播策略研究》,《法国研究》2012年。
- [9] 薛庆国,《薛庆国选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

*中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王宁先生,曾经说过:“再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深深地受到西方文化和文学观念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的两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更是使得中国文化与世界的距离大大地缩小了。但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本身也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我们之所以要借助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视角来分析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艺术,是因为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就文化本身的意义而言,它则处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语境下。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年,第203页。

¹马小麒:《文化的不可译性》,《兰州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5期,2005年10月,第1页。

在现代汉语中,黄色象征下流和堕落,特指色情,阿语中的أصفر 则有各种各样的外延,如عين صفراء“非常嫉妒、害红眼病”,或 امتنع وجهه خوفًا“大惊失色”等意义,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白色是肃穆、哀悼的象征、所以丧葬时用白色,死人称为“白事”,而在阿语中 أبيض 表示纯净的、清楚的、纯洁的、诚实的。

²王国安《论汉语文化词和文化意义》,《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34页。

³王明利、戚天骄:《法语联盟文化传播策略研究》,《法国研究》2012年第1期

⁴孙建成:《〈水浒专〉英译的语言与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4页。

⁵辛红娟 宋丹:“论翻译标准对译者主体的规约”见《中国译学:传承与创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81页。